

渡海英雄金世林： 满身的弹痕是他最好的军功章



金世林肖像。

定安县白蒙路旁的一条小巷边，是一幢两层老旧水泥小楼。午后，金黄色的阳光刚好洒在二楼的阳台边上。83岁的蒙爱莲阿婆在房间里倒腾了许久，终于在床头边上找到了一个手帕包裹的小包，她小心翼翼地打开，露出一枚枚被尘封已久的奖章。这些奖章是蒙阿婆的丈夫金世林留下的革命见证。

蒙爱莲老人出生在定安，讲着一口地道的海南话。日前，蒙爱莲与记者一起，追寻这些奖章背后的英雄在革命年代的闪耀人生故事。

环顾客厅，四周暗淡的墙壁上，一副大边镜框装裱的肖像格外引人注目，是位相貌俊俏、精气饱满的军人。相框及玻璃都被擦得一尘不染，相片内的军人胸前佩戴着各式的军功章。

面对着六枚奖章、一对肩章，以及臂章、复员证书等证件，蒙阿婆打开了话匣子。

在二楼阳台上，蒙阿婆把白色手帕铺在凳子上，将一枚枚奖章和证书排开。

记者仔细观察这六枚奖章，记录时间最早的一枚是1948年解放东北纪念章。之后是1950年颁发的解放华北纪念奖章，以及1954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纪念章；1952年海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颁发的纪念章；1955年，在北京颁发的解放奖章。其中，一枚造型独特的奖章尤引人注目，这枚奖章正面是帆船乘风破浪的图案，背面显示的是由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颁发的解放海南岛纪念章。

手帕里还有一块棉布姓名牌、两块肩章领章以及两本证书。姓名牌上写着：金世林，海南军区独立团第一营第二连连长，1954年佩用，第0580号。

“家里以前有很多奖章，现在都找不到了。”蒙阿婆的女儿金兰告诉记者，这些年，母亲最挂念的就是父亲，由于父亲去世得早，母亲一直耿耿于怀，认为自己没照顾好他。

一线当工人，考虑到自身身体状况，最终接受组织安排，在工厂当了一名仓库管理员。

“他是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来的！”谈到丈夫革命的岁月，蒙阿婆的声音突然高亢起来，而她仿佛有太多的话想要说却说不出口的样子。蒙阿婆手指点着一枚枚奖章，顿了顿，才继续讲起了丈夫的故事。

“当时他还到过北京呢！”说得兴起，蒙阿婆指着一枚金黄色、沉甸甸的金质奖章说：“听丈夫生前讲过，当时这枚奖章是他作为海南代表到首都被中央领导接见的，还跟毛主席握过手。”阿婆说，如果丈夫的老战友们还在的话，他们都知道，都能作证。



金世林的奖章、肩章和复员证书等遗物。

蒙阿婆说，丈夫在世时，常听丈夫和来串门的老战友讲以前打仗的故事。“他是辽宁西丰人，在东北从军，先后参加解放东北战役、解放华北战役，然后一路南下，参加了1950年解放海南岛的渡江战役，是第一批上岛的解放军。当时他的部队就是在临高一带上岛的，后来在五指山还碰到了一场硬仗，当时那一仗打了几天几夜，他身上多处受伤。那时几乎是弹尽粮绝，遇到香蕉树，把香蕉摘下来连皮一块吃……”回忆起丈夫向自己讲述当时战争的激烈场景，阿婆停不下来。

然而，当提到丈夫在打仗中受的伤时，老人忍不住地叹息。

“其实父亲去世最大的原因就是身上的枪伤难愈，久病之下，把身体拖垮了。”金兰说，自己6岁（1976年）那年，年仅53岁的父亲病逝了。

“当时我虽然年纪小，但有些事情还是记得很清楚。或许因为我是家里四兄妹中最小的，父亲最疼我。印象最深的是，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带我到定安县城上买油条吃。”谈到幼时与父亲的记忆，金兰如此说道。

“解放后，父亲在医院做了六次大手术，但临走前，肚子里还有弹片没取出来，在家里这么多年，我常常趴在父亲的身边，看到他大腿、腹部、肩部……浑身都是弹痕。”金兰告诉记者，相比这些留下的军功章，在母亲和他的儿女眼里，满身的弹痕才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军功章。

一的帅小伙。若时光回到上世纪50年代，一个渡海来琼的战士，与一个质朴的海南姑娘之间，有一个什么样的爱情故事？

尽管残存的记忆已几乎被时间冲洗殆尽，谈到年轻的浪漫岁月，老人笑容仍是格外地甜。

蒙爱莲1932年出生在定安的一个小村子，21岁时到县城当时的一八七医院当护士，后来，在老干部疗养院遇到了金世林。

第一次见面已经记不清楚了。她只记得，刚解放的海南一贫如洗，定安县城及周边村子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，疗养院内住满了伤员，自己当时是护士，而金世林正好被安排到了自己家里接受照顾。就这样，两人逐渐走近。1959年，27岁的蒙爱莲接受了36岁的金世林的求婚，二人结为伉俪。

1976年，金世林去世，此后近40年的漫长岁月里，蒙爱莲一人将三女一儿抚养大。

“曾有人劝母亲改嫁，但她一直坚持选择独自扛起整个家。”金兰说，母亲一直深爱着父亲，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常说，这（不嫁）也是革命家属应有的革命情怀，她还常常教育我们子女要像上一辈人一样，要能吃苦。

“他生前爱下棋，他的一些老战友经常到家里来串门，如今，他走了，时间久了，大家都断了联系。”临走前，老人嘱咐记者希望能够帮忙联系到这些老战友，共叙艰苦岁月的革命情谊。

今年45岁，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的金兰说，母亲一直有个未了的心愿。“父亲死后，墓地就葬在老家一片荒地上，由于拆迁，墓地两次迁移，没有个固定的地方，母亲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母亲希望将父亲与生前的战友们一起合葬。”

蒙阿婆说：“如今生活好了，不会饿肚子了，可惜老伴儿走了，享不到国家好时代的福了。”时间在她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，而挂在客厅墙壁中央相框中的丈夫依旧年轻英俊如初。访谈结束前，记者举起相机按下快门，为二人留下了合影。

（摘自《南国都市报》）



蒙爱莲老人与丈夫金世林的肖像合影。